

湖湘

〔清〕郭嵩焘撰 梁小进 主编

郭嵩焘全集

（一五）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文库

〔清〕郭嵩焘撰 梁小进 主编

郭嵩焘全集

（一五）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
甲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嵩焘全集:全 15 册/[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12

ISBN 978-7-5538-0032-5

I. ①郭… II. ①郭…②梁… III. ①郭嵩焘(1818~1891)—全
集 IV. ①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5993 号



湖湘文库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郭嵩焘全集(全十五册)

作 者	[清]郭嵩焘
主 编	梁小进
责任编辑	马美著 刘 文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网 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邮 编	410006
电 话	0731—88885616(邮购)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 × 640 1/16
印 张	616.5
字 数	745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8-0032-5/Z·22
定 价	14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金州新区泉州北路 100 号 电话:0731—87878880

邮编:410600

ISBN 978-7-5538-0032-5



9 787553 800325 >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本册说明

本册为《郭嵩焘全集·集部三》，收入郭嵩焘文集之二及《庄子评注》、《管子评注》，末附郭嵩焘年表。

本册的文集为卷十一至卷二十六部分，共十六卷，其中卷二十四至二十六为增补之文，共计40篇。其编次基本上以各文撰写的时间为序，难以确定写作时间的编入卷二十五。卷二十六为清末养知书屋刊行的《玉池老人自述》，篇幅较长，系郭嵩焘于光绪十五年始撰，光绪十七年其去世前三个月完成，当为他最后的著作，因而单独编为一卷。此外，本册所辑佚的一些文章，与底本所收相同，但内容出入甚大。因此，本册将此辑佚之件附录于底本所收同文之后，以资鉴别。有的辑佚之文，附有他人所撰写的序、跋，虽非郭氏本人所作，但对于了解郭氏著作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亦将之附录其后。

《庄子评注》，原为郭氏佚著，系辑自郭嵩焘之侄郭庆藩所著《庄子集释》（光绪二十三年长沙思贤讲舍刊刻），计184条。这些条文，均系郭庆藩《庄子集释》一书中，注明了“先世父云”的部分，原为郭庆藩自郭嵩焘《庄子评注》一书中所辑。《管子评注》，辑自清末学者颜昌峣所著《管子校释》（岳麓书社1996年版）和任凯南辑《读管札记——郭嵩焘遗稿》二书，共计272条。据颜氏《管子校释·例言》说：“湘阴郭氏大痴素观本著，批注颇多，并录其先德养知先生嵩焘《读管笔记》于书眉，几全采用，

称郭云、小郭云以别之。”计辑录 238 条。可知此部分郭嵩焘评注《管子》的文字，系郭氏后人郭大痴录自郭嵩焘《读管笔记》一书，自当是郭嵩焘本人的著作。《读管札记——郭嵩焘遗稿》，系任凯南辑录郭嵩焘读《管子》的心得，集聚汇编，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 年第 2、3、4 期和 1931 年第 1、2 期，共辑录郭嵩焘关于《管子》的评注 222 条，可视为郭嵩焘《管子》研究著作的问世。这两种郭嵩焘研读《管子》的札记，共为 460 条，经剔除其中完全重复的条文，实录 272 条。

本册的文集部分，系杨锡贵、周敏之整理校点；《庄子评注》、
2 《管子评注》系邓谷泉整理校点。集后所附《郭嵩焘年表》，系杨锡贵编撰。在本册的编辑整理过程中，我们吸收了杨坚编辑《郭嵩焘诗文集》的一些成果。

全书总目录

第一册 经部一

周易内传笺

周易释例

第二册 经部二

周易异同商

尚书疑义

诗疑义

乡党义

毛诗馀义

校订朱子家礼

大学章句质疑

中庸章句质疑

第三册 经部三

礼记质疑

第四册 史部一

奏稿

第五册 史部二

史记札记

湘阴郭氏家谱

罗忠节公年谱

湘军志评议

第六册 史部三

《湘阴县图志》一

第七册 史部三

《湘阴县图志》二

第八册 史部四

日记一咸丰五年至同治二年

第九册 史部四

日记二同治三年至同治十三年

2 第十册 史部四

日记三光绪元年至光绪四年

第十一册 史部四

日记四光绪五年至光绪九年

第十二册 史部四

日记五光绪十年至光绪十七年

第十三册 集部一

书信

第十四册 集部二

诗集

联语

文集

第十五册 集部三

文集

庄子评注

管子评注

郭嵩焘年表

卷十一

吴梅轩先生双寿序

天生豪杰畸人，将以有用于时，故常笃厚之，使之杰出卓立，异于比世之人，畀之困厄忧虞，进无可据，退至无以容其生，而后有以发其志而厉其才。其始也，惟其身之谋而常不足，其终之成，家国生民隐然系诸其心，措而理之，若趣其私，施之天下有广狭，溉之人而名业兴焉。有及其身，有久而逮其子孙，而其心蘄于世有济，一不以自私所用，以有用于时，同也。

云谷观察叙述尊公所以起家，故吴越间望族也，自其曾祖，三世为儒，贫益甚。尊公弃儒而贾，去越而徙楚之兴山，无能一日贍其生。其徙兴山，所亲沈君实召之。兴山硗地，沈业亦中隳。尊公至，沈亦旋逝。因其业居积，大赢。为长育其诸子，殖田宅、有室家。于是括所有财帛累巨万，籍而归之沈氏，孑身去之。益称贷理其业，则又大赢。兴山之人以义归之，益高其才，有所矜式。事任其资，役董其成。凡有兴造，咨而后行。观尊公之为，始为身谋也，而若终其身役役以为人，而身顾反后焉。所谓豪杰畸人，天畀以有用于时，非耶？

云谷观察莅楚二十年，接其貌，温然以肃；聆其言，介然以和。所至慈惠爱人，而人怀之。然其语人，兢兢焉惧未有以上副尊公之言也。其言曰：“在邑而得一邑之欢心，在行省若郡而得行省若郡之欢心，是可以为养矣。”绎其言，思其人，求以济世者

也，不私己者也。癸未之岁，尊公寿七十有九，而太夫人实以其年冬十有一月寿七十。太夫人之佐尊公起家也，力勤而恕物，约己而厚施。其课诸子，笃于慈而敦于教。观察兄弟砺学砥行，以利赖于有家，成于太夫人之教尤多。将非尊公启佑之勤，迈德其身以延及其子孙，观察受之，而有以益沛其施而昌其业乎？然则尊公之有为于时，用是而益光矣。观察集诸寅属及湘人之能文者，乞言以为寿。嵩焘于是序而广之，导扬宾从，跻堂介嘏，而声之以诗。其辞曰：

天回地游，人参其中，孰纲维是？勤施自躬。形貌斯异，息声与通，扶颠持危，以迄天功。令德孔扬，兴山之里，挽鹿担簦，自浙来徙。有唱而随，如宫叶徵，涵濡太和，黻佩笄缙。跻登崇龄，雍容琴瑟，鼓钟在堂，尊彝在室。千门同声，庆欢流溢，言施于家，咨经諏律。槃槃令嗣，观政于湘，文高行美，于时有光。望云怀思，敬告嘉祥，我为颂辞，日永天长。

周筱松先生八十寿序

筱松先生司铎吾邑之九年，年八十矣。其容粹以和，其言简以当。其与人也，温雅清夷，使人自亲之，而岩岸有不事也。其处事也，廉直易良，当于理而止，而峭急有不居也。邑人语先生，皆曰盛德长者。而先生以大耄之年，精神完固，耳目聪强。人见者谓五六十以上人，矍铄轩渠有不逮也。先生亦自忘其笃老，读书歌吟，精力沛然有馀，不知其有倦致也。

尝论人生才志之所极，各视其量以为程。其量恢恢乎有容，斯所及者远，而所涵蓄为尤大，虽极崇高富贵，其心终若不自憊而常欤然，视所受于天者未有能尽也，是故忧虞之意多，而欢欣

愉快之时少。至终其身困穷抑厄，或积一生之勤苦，博一官、效一职以自慰其读书求志之心，而泰然有以自得，于人世无所动其歆羨。二者之于天下，未数数然也。夫居大受之地而矍然以惧，与小有所就而敛然以自抑，是皆内有以自求于心而无累于物。道之隆杀固殊焉，而为量一也。

先生早有文誉，年四十，始仕为学官。其选授湘阴训导，盖已逾七十之年，不可谓非郁塞，而终无怫于其心。安于其所处，顺于其所受，悦懌纾馀，养其天和以葆其真，年寿又乌得而不长也？邑人以先生揽揆之辰，跻堂介嘏，谋为文以张之，而以属之嵩焘。湖南山水之雄秀莫大于衡，而鄙之丽于衡，自汉为巨邑。山益奇，水益厚。其水之酿为酒浆，曰醪醕，朝会祭祀用之，二千年于兹矣。近乃移之绍兴，而鄙酒废不用。物之盛衰固有时，而山水之精英，不钟于物则钟于人。先生晚遇固非丰，而诸子人成均，登黉序，下逮孙、曾，以诗书世其业，而其次君遂以同知筮仕浙江。蔚起蒸蒸，将于是乎在。嵩焘为述先生高亮之节，和雅之度，与其所以保世而延年者，盖渊乎其心之宏而量之远也。先生于此将举以自慰，而亦邑人所以献祝先生之旨也。

韩六皆七十寿序

韩君陞臣奉其尊人六皆先生之命来言曰：“吾父年七十，戒诸子无侈宾客为寿，而言：‘吾不意笃老以至于今。思吾七十以前侍吾父，及上事吾祖父，以迨吾为童孺，犹昨日也。人事之变幻如飘风，而世运如转毂，倏焉已失其故。而观古昔贤人，道德事功，负声垂辉，震耀耳目，灿见于文字之间，是则历时无穷。惟文之为功，为能至寿以久。吾足迹不出里巷，而事功未有闻。独于吾

心，观古人之行，怍怍然若有契而合也。诚得能文者导吾之心，使吾诵而乐之，则吾寿庶以深长，而吾之志亦以一申也。’其言如是，幸愿先生张而赐之文，为吾父光华。”

嵩焘闻而肃然，敛容以思。忆吾年始及冠，见先生之祖霞蔚公，颀然长身岳立，道乾隆盛时事，娓娓忘倦。其时天下熙熙，物阜民殷，凡有技能，各任其职。霞蔚公遂以致富，其名迹藉甚间里间。六七十年，已非复向时繁昌之风。先生长予五龄耳。追慨今昔，当时亦已惘然，憾不及见乾嘉盛时。会兵事起，予从曾文正公治兵，出入江、皖，卒以平贼，而予仕、隐迄未有定。终奉使海西数万里外，乡里故旧，旷若隔生。而闻先生积行累善，嗣其祖父之业，创造益繁。偶出城北门，渡江而西，所立石磴，及招渡以济，皆曰，是先生之为也。益服其家世广习为善，而先生能卒成之。既又与先生之家为姻亲，陛臣执礼来见，则与予始见君祖时，加于先生之年且逾倍。于是益怵然于今昔之感，而予亦老且衰矣。

先生积善以享大年，躬履康强，为足以发名成业，貽之子孙，此可尚也。人寿极于百年。由七十之年推至于百年，视所已历之岁月，其数犹及半，所行善方长。年命有至不至，秉于性者然也，而固亦受成于所行。然则先生之寿，引之而未有艾，而附之文字以传者，尤视其善行所积，使人慨慕流连，与年俱永。吾虽老蹇，回视数十年名德长者，能稍得其心迹之所存，以表而张之，无所于让。先生之欲托之文字自见者，予又奚能以不文辞哉！更历二三十年，或幸留其身以俟见先生之期颐，尚当援笔摭辞，发皇先生之事业，增益其家庆也。

张菴潭七十寿序

士大夫居官而无益于国，居乡而无益于邻里，是与林之鹤、渊之鱼、深山之木石无异，虽寿千百，亦奚以为！生而有益于人，虽一乡一邑，所施不远，而乡邑之人望其寿考期颐，以长享其利济，其爱而祝之也，乃不容已。常宁张封翁菴潭先生，少负干才，厚于行谊。其施之家庭，爱护其弟之瘠者，伺欢承色，以喻其意，数十年不倦。推惠其宗，营建宗祠，编辑族谱以联合之，勤力而竭其资经营不惜也。而卒用其才，恢宏先绪，积家为巨富。邑有事，群疑劫劫，曰：以咨张君。有所兴作，相顾莫敢发，曰：以属张君。方咸丰己未间，广西贼发，蹂躏遍东南，忽分军踔数千里，间道走桂阳，旁略常宁。常宁民惊惧迁徙，张皇四突。君为县令，画策趣民团练，自召联乡兵，捕斩内地奸猾，扼守诸要隘。贼侦知有备，又失内应，绕他道去。而邑旁地田禾被蹂握，秋稼登场什不得三四，民以苦饥。君独出数百万钱，佐令赈恤。其他抚存灾民之过境者，及推蠲以食滇黔之疲军、晋豫之饥民，又不可胜纪也。

441

尝怪世人以贫富相耀，起居服食，奢靡是求，而视利之所在，豪争巧夺，视同气若行路，姻族友不啻越秦，坐睨其罹盗贼水火而不之救。其视人也若遗，而人之视之也，亦若疾疢之在其身也。则亦不知其席丰履厚者之果何乐也？若君者，一乡一邑之人，固已群享其利济矣，则所谓寿考期颐者，在君固若澹然之相值，而乡邑之人且愿以是长得之君而冀享其利济，其爱而祝之也，自有亮湛恳切，出于不容已者矣。今年某月日，为封翁若干寿辰，令嗣超堂乞言于嵩焘，因具道其所以为寿者，以诏乡之人，跻堂陈

觥，导扬无穷之庥烈。

刘新楼先生七十寿序

刘定甫观察始莅湖南，与相见，其容温然以和，其行事肫然以挚。及数聆其言，蔼然意深以长也。窃怪观察贤者，以进士试官农曹，积阶资，外擢监司，内转九卿，可安步得之，而汲汲以鬻助军需求外补，去康庄而践歧途，以求沦滞，良为非计。徐叩之，黯然而曰：“吾家积世累善，至吾父励学数十年，求科举不得，今与吾母皆年七十矣。吾官京师，贫不得致养，幸一摄职，及吾父母身见之以为荣也。”嵩焘有慨乎其言。已而观察奉母讳归。及再莅湖南，摄盐法道事，始获迎养其封翁新楼先生。凡从观察游者，望见封翁容貌，承其言论，若高山巨川，淳涵涵肆，包孕无穷，知其蕴蓄之深、充养之闳。观察所以成德而自达其才，由封翁之累积然也。及甄其生平所为，则以《五经》教授其乡，积勤至终身无倦。乡里有善举，必董其成。即有违言，必化其争。乡人语封翁，皆曰善人长者。古人蓄德隐行，暗然不以章于身，而食报于其子孙。若此者，未有或爽者也。

顾独区区以为国家承明制极，天下之人才求仕者一出于进士，而以六部总天下之政。进士始试官，分隶六部为多，使明习国家典章制度，以勤其事而练其才。其途既隘，其任之也尤重以专。而常积数十年之劳，不能一补官。盖自嘉庆、道光以来，捐例数开，需次者倍焉。累资而不获一转，积渐以有然也。遂使进士阶资，反以捐自效，岂国家之制然哉！而以销磨人才，使其志业不得发摅，而所以荣显其亲者，虽得仕而亦无阶以求禄养，则人才于此亦必隐受其患矣。吾于观察而益为之忤然也。然终以是得一

日之禄以养其亲，且使封翁之为善一乡者，广其德于一省。数十州县之地，皆知有封翁之厚德而果获美报也。

《传》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者，得美名以荣其亲，而一资于事君，以有所借为名。君子之道，期足以事君而已，不能自必受禄之丰与约、莅官之通与塞也。若观察者，其犹在丰约通塞之间乎？其于美名所及以荣其亲，而固无馀量矣。今年十月，封翁实盈八秩之期。湘之人乐观察之勤于民而惠于政也，推所以戴观察者，晋而颂封翁之德于无穷。嵩焘既谗知观察之贤，又饴闻封翁所以教家而裕后，为足资吾湘人观感也，因奉是言为寿，其亦欣然而侑一觞乎！

区云甫先生七十寿序

士大夫读书求仕，得一官自效，试之政而通，措之民而宜，同官之长与所莅士民之望治者，挹张乎治行，涵泳乎道德，相与怀风爱而载去思，而顾望焉去之，怀止足之分而甘泉石之娱，又用其累积之仁，为之子者赓而续之，以延其家绪，此岂非人生之至荣，而守道君子不可期之异数乎？

区云甫先生与其弟穆臣同举于乡，以《五经》教授乡里，最有名。咸丰四年，粤东大乱，六十馀州县同时并发，连陷城邑。大吏岌岌保一省城，且数困。数十里外，道路梗塞不通。于是民团大起，任讨贼，卒收廓清之功者，士绅力也。先生亦以克复顺德城，保知县，莅仕江西馀干、上饶二县四年。政成名立矣，而以忧归，遂不复出。大吏屡促之起，不应也。迹先生历官两县，皆不能满二年，问何以得民之深。先生曰：“吾敢有他哉？惟不以为利而已矣。州县常规，无甚害于民，可受也，而吾受之，庸非

利乎？吾视为利而远之，不知其常规也。日坐堂皇，断决民事，或尽数十起，不敢自信无枉也，而不忍留狱以累民。徐干吴、张两姓民争湖地，十馀年不决，聚众戕杀以为常。始至县，闻且筑垒治炮相攻。急出不意，压其垒，谕以祸福。传集两姓勘治之，莫相指证。乃谕张姓得湖田，吴姓得鱼利，皆大欢罢讼。此非有难也，相顾惮其难以求便耳。吾惟不以自逸而已矣。”审若是，先生之视一官，诚无所私于其身。而凡吾民之疾苦皆其疾苦也，则宜其一试而去不顾也。

自汉设官，重牧令之任。晋制：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唐、宋承其制，宰相大臣，皆起县令。士有历官之荣，而贤能易以上达。中外之势相维，求仕者之心亦乐引以自重。至明而县令一官沉滞为多，至数百年无名史册、历显仕者。其有顾恋而不能去，必皆为利者耳。君子之乐行其道以被泽于民，于此盖有叹焉。吏道之敝，人才之靡焉莫由自振，斯亦古今得失之林哉！吾尤以是重慨于先生之为治也。

先生家居十馀年，肆力于善。凡有兴造，于己焉先；凡有施济，于己焉任。顺德巨邑，贵族相望，而区氏之名以大振，诸子科第相联起矣。祝三大令以进士官湖南知县。先生虽隐退，而其家隆焉日盛以昌。而后知先生之留貽以有待乎其后，益深以远也。今岁六月，为先生七十寿辰。乡人官湖南者，以先生与吾弟意城为甲辰同年，求得一言为寿。先生之官非尊也，而所施已阔；历官之年非久也，而所积已厚。然则年寿之长与其子孙之博大昌明，先生固自有以取之矣。为书其略，以侑一觞云。

常南庚亲家七十寿序

嵩焘少时，追随乡里父老，大都沉厚而端恣，简默而严重。其语言色笑虽甚可亲，而使人敛抑以自肃，望之常若有道者。其年岁亦多至耆耄。衣冠盛会，梨颜白发，盈集几榻。稍长，而老辈遗风，日陵替矣。三四十年，追念少时所接，旷然若古人见诸梦寐。世运之衰，人心之日趋于浇薄，渐靡以有然也。而或一二得之，其人必大异乎今世之为，而其年亦优且永。若南庚先生者，非其人哉？

先生故城居，而吾家积世城居。为婚媾，见先生，恂恂长者。读书不遂，遂弃而贾，因以起其家。性慈厚愉响，乏者周之，与共财者均之。或时计校毫厘利害，默不应，徐曰：“苟利焉，公之可也。苟见害焉，一以畀我。”故虽用权量尺寸，操奇赢，而常怀宏济广博之心，不屑锱铢之计。人知者谓先生士夫，有志行，非商旅人也。里閭小民，亦莫不爱而敬之，曰：“是有德者也。”而先生一不以为名。凡所施济，无大小，求有实益于人，暗然不一著之言论。嵩焘躬涉仕宦，家居日浅。泊以病乞归，先生年逾六十，嗣君健吾，乡举得官有年矣。与之谈，辞约而气夷，貌温而情挚。恍然悟老成敦厚之风，少时所习见者，今犹得一遇之。天道之留贻，固常积于人心。厚者得之以修身善世而葆其年，存乎其人而已。

今年二月，为先生七十生辰，以将为其孙完姻也，谢诸祝嘏者，俟诸冬十月重闱暇脩之献而介觞焉。是其积之厚而年之长，而又极家庭福庆之隆，为不可及也。夫九江、云梦之泽，吐纳诸水而总汇于湘。吾尝博考图经，得入湖之水九焉。湘阴实湘水之